

部 之 藝 文

(上) 中 國 文 學 史 綱

徐 錄 著

神州光社出版



## 例 言

(一)本書極概括地敍述中國文學之變遷，但要將四千餘年的文學緊壓在三四萬字的篇幅中，自然只能撮一個極非常粗略的小影。然而要使這個小影不十分模糊起見，勢不得不有些省略，只能就一個時代的主要作風主要作家作品稍加敍述。但這樣又很容易將一個中國文學變遷史變成一個中國作風變遷史，又不能不將一時代主要文學作風之外的文學，也略加梗概的敍述。這樣編成這小小的冊子。

(二)本編分中國文學爲五個時期。自太古以迄周末爲第一期，兩漢至六朝爲第二期，唐宋爲第三期，元明清爲第四期，清末到現在爲第五期。這個分期，自然不能說是精確，而且與普通的分法也許有點不同，

不過中國的文學變遷，這樣劃開來看，也許比較能夠顯明地看出其轉變之迹。自然，魏晉六朝的文學實在不能與兩漢併于一期，而應該獨立作一個重要的轉形期來看。但因為普通多歸於中古，所以暫且放在第二篇中。

(三)秦隋兩代在年代上很短，在文學上亦無所建樹，然而，這兩個朝代的意義是很重大的。正因為兩代都是終結紛亂的封建式戰國的局面，在急劇的社會革命中，使文藝之神很少歌吟的餘裕。而也因此，在本書有限的篇幅中，不能為他們多闢一點紙面。

(四)本書在匆卒中草成，許多地方多是根據先輩的材料，很多重要意見，則多是友人H君供給的，於此識謝。

編者記

# 中國文學史大綱 上卷目次

## 例 言

### 第一編 上古期 ······ 一一二四

第一章 傳疑時期 ······ 一

第二章 商代文學 ······ 五

第三章 詩經時代 ······ 九

第四章 楚辭時代 ······ 一六

### 第二編 中古期 ······ 二五一六三

- 第一章 兩漢文學.....二一五  
第二章 魏晉南北朝之文學.....三九

# 中國文學史大綱

## 第一編 上古期

### 第一章 傳疑時期

在世界文學史上，中國文學史算是年代最悠長的一部文學史，而且也是最複雜的文學史。從來文學史家，對於中國文學史的年代各有不同的見解，有的上溯三皇五帝，有的祇斷自成周。其實，文學史從「烏有」皇帝敍述起，固不見正確；但祇從周代起，也不免有「矯枉過正」之嫌。

文學的最初形式，乃是歌，舞，樂的三位一體，西洋學者稱之爲「謠舞」“Ballad Pance”者。呂氏春秋古樂篇有一段記載：

「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闋：一曰載民；二曰玄鳥，三曰遂草木；四曰奮五穀；五曰敬天帝；六曰達帝功；七曰依帝德；八曰總萬物之極。」

自然，呂氏春秋所傳的史料殊不能認爲真確，就葛天氏爲何人，或是否有其人，都尙成問題。不過，「三人摻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闋」這種具備舞蹈，歌辭，音樂三方面的樂，或者是古代社會的某部分之現象，做呂氏春秋的人隨便附上一個古代部落首領的名字而已。

在中國古代，這種樂章多稱爲謳，歌或風謠，全憑口耳之傳誦，待文化進步，文字發生後，才由「樂章」演進而爲詩歌。

中國的文字，發明最早，在歐洲文學開始數百年前，中國即已有書契了。相傳倉頡造字爲中國有文字之始，伏羲畫八卦，神農結繩記事，皆爲中國文字之先河。然而，這些俱是無根之談。「倉頡」乃是一部文字書的書名，而非人名，後人誤以書名爲人名者。至於「伏羲」「神農」……等名稱，更非真實的人名。後代史官看見當時有斬木爲耜，採木爲耒的事，便以爲遠古祖先必有首先發明稼穡之人，遂假定其人之名爲「神農氏」；看見當時有房子住，便以爲遠古之時必有首先發明造房子的人，而假定其人之名爲「有巢氏」。他如「伏羲」，「燧人」……

都不過是代表中國文化史的一進化階段，並非實有其人者。年代最早的文字現在能攷見者，則是近代殷虛發現的甲骨文。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極端的象形圖畫，而且寫法不一定，甚至一字有四十五種寫法，字的構成或倒書或橫書，或左或右，或正或反，或數字合書，或一字拆書。從這裏，可以知道那時的文字還產生未久，文字還在形成的途中。

同時，商代末年還是以牧畜爲主要生產，還是金石並用的時代，所以，在商代以前，中國民族不論怎樣進步，也還不過是石器時代的原始未開化的野蠻民族。那麼，商代以前的文學，充其量亦只是粗率的“Ballad Dance”而已，那裏能夠產出帝典，禹貢，南風歌，瑤臺歌呢？

這樣推論起來，中國文學史的年代就不難確定了。商湯元年（西元

前一七八三年）距今約爲三千七百餘年，該是中國文學史的可以徵信的年代。在商代以前，我們只能說是文學上的傳疑時期。

## 第一章 商代文學

這時期，文字尙在形成的過程中，記載還很不完備，所以，這時期的文學，現在能列舉出來的，也聊聊可數。而且多是由口耳傳誦下來，爲後人所追記的。

尙書有湯誓，盤庚，高宗肅日，西伯勘黎，微子等五篇，除盤庚以下四篇文字艱佶似爲原書之外，湯誓文字平易，當爲後人所追記或修正的。然而，這些所記述的都是誓文，誥文；文學上的價值也並不大高。

禮記郊特牲中有伊耆氏蜡辭，孔穎達以爲「伊耆」即是「神農」，遂認伊耆氏蜡辭爲「神農」時候的詩歌。「神農」是虛構的假說，前章已略說過。那孔氏之說之不可信，是很顯明的事實。現錄其詞於下：

土反其宅，水歸其壑，昆蟲毋作，草木歸其宅。

——伊耆氏蜡辭

看起這幾句話來，完全是祈神降福的普通話，情詞簡陋，頗有原始風味。當爲文學史上的最初作品。如果中國文學史應以商代文學開頭，那這作品自應列入商代文學。這「伊耆氏」或許就是商代某一部落的名字。

禮記大學篇又載有湯之盤銘，其詞僅三句：

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！

——湯之盤銘

荀子與說苑俱載有大旱禱詞，詞句稍爲不同，茲并錄于後：

政不節與？使民疾與？宮室崇與？婦謁盛與？苞苴行與？讒夫昌與？

——大旱禱詞（見荀子）

政不節邪？使人疾邪？苞苴行邪？讒夫昌邪？宮室崇邪？女謁盛邪？何不兩之極也。

——大旱禱詞（見說苑）

以上荀子與說苑所載，一用「與」字，一用「邪」字，其餘大體上

並沒有若何的差異。這是商代文學最可信的作品。

再晚一點，有司馬遷史記所載的箕子之麥秀歌，與伯夷叔齊之采薇歌。

麥秀漸漸兮，禾黍離離兮，彼狡童兮，不與我好兮！

——麥秀歌

登彼西山兮，採其薇矣；以暴易暴兮，莫知其非矣。神農，虞夏忽然沒兮，我安適歸矣？吁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

——採薇歌

這是兩首比較最早的抒情詩。麥秀歌是表現國家滅亡的悲感。採薇歌則吐露作者超人的人生觀，和對古代原始共產生活（所謂神農虞夏）

思慕之忱。這兩首歌不單是開國風式之抒情詩的先河，而且也是楚辭式的抒情詩的鼻祖。

至於毛詩所載的商頌五篇，雖說是殷人祭祖之文，但這說似不可靠，因為「猗與那與，置我鼙鼓，奏鼓簡簡，衍我烈祖。湯孫奏假，綏我思成。鼙鼓淵淵，噭噭管聲。既和且平，依我磬聲，」這樣整齊的文體和那麼婉曲的描寫，似乎時候決不會出于周頌魯頌之前，楊慎以爲非深於文者不能爲此，然而，商代是文字初創的時代，究又那裏能夠走出那樣能文的作家來？近有人以爲是西周中葉宋國的詩，此說或較可信。

## 第三章 詩經時代

這時期，是中國學術發展重要的時期，甚至有人說是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。時代是從西周開國至春秋時代，即是西元前一二二二年至四八年，凡七百餘年。這時期的文學代表為一部詩經。

詩經是中國史上第一部的詩歌總集。包含三百篇的美麗的詩歌，外附商頌五篇，總數三百零五篇。分為風、雅、頌三類。屬於「風」者，有二南，豳，鄭，衛等十五國風，計共一百六十篇；屬於「雅」者，有大雅，小雅一百零五篇；屬於「頌」者，有周頌，魯頌，商頌四十篇。關於詩經的分類，後代學者，各執一說，詩大敍以「上之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」為「風」；「言王政所由廢興者」曰「雅」；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」曰「頌」。朱熹則以「風」為「里巷歌

謠之作」，「雅、頌」爲「朝廷郊廟樂歌之詞」。鄭樵又說，「仲尼……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，周，魯，頌所以侑祭也。」近人則有主張詩經應分爲「南、風、雅、頌」四體者（見梁啟超之釋四詩名義）。又有別詩經爲詩人創作，民間歌謠，貴族樂歌三大類者（見鄭編中國文學史）。我覺得這樣的分類法自比較兢兢于風、雅、頌意義之考釋，更容易使讀者了解。

一，詩人的創作——如正月，十月，節南山，嵩高，蒸民等。

一，戀歌——靜女，中谷，將仲子等。

二，結婚歌——關雎，桃夭，鵲巢等。

二，民間歌謠

三，悼歌及頌賀歌——蓼莪，麟之趾，螽斯等。

詩經

四，農歌——七月，甫田，大田，行葦，既醉等。

五，其他。

一，宗廟樂歌——下武，文王等。

二，頌神樂歌或禱歌——思文，雲漢，訪落等。

三，宴會歌——庭燎，鹿鳴，伐木等。

四，田獵歌——車功，吉日等。

五，戰爭歌——常武等。

六，其他。

關於詩經中的詩人的創作，據詩序，則三百零五篇中有三十五篇有作者之主名的；但詩序充滿臆斷與誤解，自不可靠。譬如七月明明是一